

自有機制的變體 赫斯特的博物館學與新港街畫廊

文 / 賴志婷 (英國萊斯特大學藝術博物館與畫廊研究碩士、獨立藝術評人)

Newport Street Gallery

新港街畫廊甫於2016榮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斯特林獎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Stirling Prize)
NPSG facade © Victor Mara Ltd, Photo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

基本資訊

Newport Street Gallery

地址：Newport Street, London, SE11 6AJ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10:00~18:00 (週一閉館)
門票：免費
網址：<http://www.newportstreetgallery.com>

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瓦排樓改建，在 Caruso St John 的改建下，呈現「白盒子」的展示空間。

建築特色

展覽 典藏特色

輪番展示Damien Hirst的3000件收藏，其中為數最多的當屬英國當代藝術的收藏。

資本主義與整部藝術史可以說是一脈相成的概念。十五世紀梅蒂奇 (Medici) 家族以直達教廷的財富，幾乎網羅了半個文藝復興，而供養他們的磐石—銀行業，則是脫膜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石膏。百年輪轉後的二十世紀，換作廣告大亨查爾斯·薩奇 (Charles Saatchi) 雷厲風行成了當代藝術市場奇觀的舵手，將1990年代一票英國青年藝術家 (Young British Artists, 簡稱YBA) 推出航道，連帶高漲的藝術氛圍，讓倫敦成為繼紐約之後升起的新星，YBA成為1990年代的驚鴻一瞥。當初就讀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青年們翠西·艾敏 (Tracey Emin, 1963-) 和克里斯·菲利 (Chris Ofili, 1968-) 等人，如今

在當代藝術史早已被編進頁碼，而其中最舉目皆知的藝術家，即是那位愛把玩福馬林、動物遺骸，驚世駭俗的超級明星－達米安·赫斯特 (Damien Hirst, 1965-)。1994年透納獎 (Turner Prize) 滿十週年之際，被英國廣播電台 (BBC Radio) 加碼獎金至兩千萬鎊，將這座曾經定位不明、獎金寒酸的獎項改頭換面，同年，赫斯特的《被分離的母子》 (Mother and Child Divided) 獲得了首獎，而最後入圍者們，全都不滿三十歲，那一年，英國的當代藝術「青春」了，YBA的盛世自此開啓。二十年後，上部曲的故事隨之結束，領軍人物赫斯特今年已逾半百，除了繼續創作之外，他在近年開設了位於倫敦南岸的新港街畫廊 (Newport Street Gallery)，新的身份是美術館館長。這一次，赫斯特不再甘於只是藝術市場的商品、藝術史書籍中的條目，而是著手創造新的機制 (Institution)，書寫一部以藝術家為視角的博物館學 (Museology)。

自有機制的變體

名利雙收的赫斯特高喊「沒錢做不了藝術」 (You can't make art without money)¹。觀察他近年的軌跡，不難發現赫斯特正在創造一套橫跨創作和市場的自給生態系統。贊助人薩奇固然是赫斯特傳奇的推手，然而，扶搖直上的赫斯特並未安逸地吸吮這條供應養分的臍帶，他很早就明白若要從這套文藝復興起始的贊助系統脫身，就要自己創造遊戲規則。

赫斯特自幼開始繪畫，年輕時的他曾經在一間位於東倫敦碼頭廢棄倉庫策劃藝術學生的聯展，當時拜訪參觀的藏家包括薩奇，YBA即從該處開始。如同梅蒂奇家族支持波提且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一般，薩奇自此資助赫斯特各種狂想的藝術長達十多年。然而，在2004年赫斯特公開聲明與薩奇停止合作後，雄鷹斷翅的赫斯特並未就此沈寂，反倒是在藝術市場響了一聲驚雷，震動了一

級市場 (Primary Market) 的畫廊與收藏家。2008年，赫斯特跳過一手交易的畫廊體系，帶著他167件全新作品與蘇富比 (Sotheby's) 合作，辦了一場名為「我腦中永遠的美麗」 (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 的專拍，打破了藝術家專場的拍賣紀錄，總成交額直逼三億美元²。

「如果你在二十歲時不是自由黨，你沒有良心；如果你在四十歲時不是保守黨，代表你沒有腦袋。」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箴言並非僅僅為政黨遊說，更是在政治生涯中對人性清明地灼見。年輕的赫斯特曾經是反叛的左派，擲地有聲地說出倫敦泰特美術館 (Tate Modern) 將永遠看不見他的作品，只因「美術館是展出已逝藝術家的空間。」然而，時間一輪轉，42歲的赫斯特卻在2012年時在泰特美術館舉辦階段性回顧大展。過去不願被美術館「典範」收編的他，轉向決意讓作品「入伍」進權力機構的「審美」，甚至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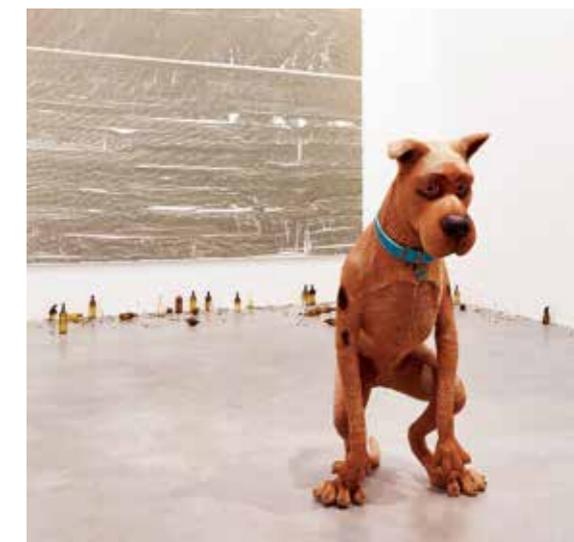


赫斯特收藏友人杰夫·昆斯 (Jeff Koons) 的作品
Photo by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 © Victor Mara Ltd, artwork © Jeff Koons

張旗鼓地擴耕藝術展出的田野。201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 (Venice Biennale)，赫斯特更是當仁不讓地再次搶下了眾人的目光，《不可思議的廢墟珍寶》 (Treasures from the Wreck of the Unbelievable) 展品擴散性地充盈格拉西 (Palazzo Grassi) 和海關大樓 (Punta della Dogana)，企圖示現一座虛構的後見之文明，展出超越百件「被打撈」的珍品，包括羅馬、希臘和阿茲提克的雕像。而為了製造真實感，赫斯特將雕塑沈進海水中以製造鏽蝕效果，待一段時間後，再動用人力、機具將雕塑打撈上岸。赫斯特深諳如何在藝術舞台尋求最大瓦數的聚光燈，錨定最值得投資的標的，他不但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自行耗資五千萬英鎊，並同時經營一間超過160位員工的「赫斯特公司」 (Science UK LTD)。經過數十年的市場洗禮，赫斯特將近年來操作有成的商業模式循環再製，他正在實踐自己對於「金錢與藝術槓桿」的理論，這何嘗不是一種先驗的藝術形式？也由於此模式的成功，赫斯特除了成功在藝術交易市場取得主控權，也開始嘗試創造屬於他的「機制」 (institution)。2015年開幕的「新港街畫廊」，不但是赫斯特個人藝術收藏的展覽空間，更承載著他的反叛與理想，赫斯特的「機制」遂從藝術形式、商業模式具體化 (embodiment) 為一座美術館。

新港街畫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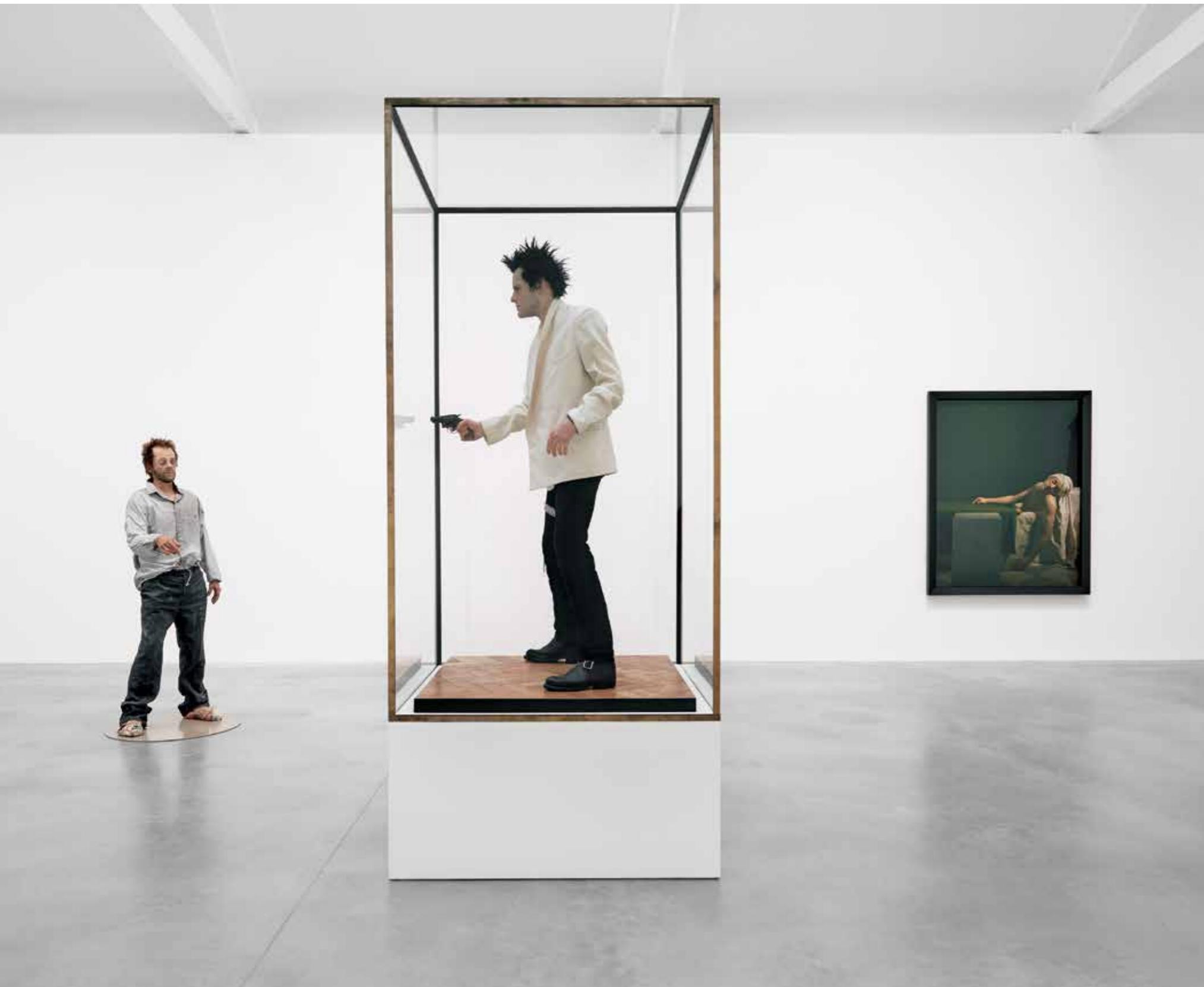
新港街畫廊位於倫敦一區，饒富趣味地與隔岸的泰德不列顛 (Tate Britain) 和帝國戰爭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 相望，選址在泰晤士河南岸沃克斯豪爾 (Vauxhall) 後街，路上林立的住宅和工業區混合，畫廊周邊是車息不斷的高架橋。整座館舍由維多利亞式的紅磚瓦排樓改建，內建挑高超過10米及15米，是



赫斯特收藏友人杰夫·昆斯 (Jeff Koons) 的作品
Photo by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 © Victor Mara Ltd, artwork © Jeff Koons



新港街畫廊展場一隅
Gallery 6_Photo by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 © Victor Mara Ltd, artwork © Jeff Koons



新港街畫廊展場一隅
Gavin Turk,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 Why_ Gallery 5 © Victor Mara Ltd, Photo Prudence Cumming Associates

展示當代雕塑的絕佳空間，赫斯特早年即相中此舊房舍，作為倉庫使用。2012年，赫斯特陸續購入佔地3700平方米的空間，並投入25,000英鎊自費資金，將展間擴增成兩層樓、6個展間，鉅資聘請近年主導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改建案、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及諾丁漢當代藝術中心（Nottingham Contemporary）設計的卡魯索－聖約翰建築事務所（Caruso St John）包辦整體空間。該團隊的「白盒子」空間規劃讓新港街畫廊出落得極為「正統」，與倫敦一級的藝術機構擁有相同的空間語彙，當代卻不失歷史痕跡遺留的經典，整座建築幾乎見不到赫斯特的半點乖張符號與性格。由於舉止驚世駭俗、又因染毒新聞纏身，藝評家與媒體對他從來是毀譽參半，然而，《衛報》（The Guardian）是這樣讚許他創立美術館的實踐：「隨著年齡增長，赫斯特越來越『嚴肅』了。」³新港街畫廊即將輪番展示赫斯特的3000件收藏，其中包括畢卡索（Pablo Picasso）、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現代畫家、大洋洲上的原住民藝術、風俗文物，以及他素來作為創作靈感的動物標本、醫學人體模型等，其中收藏數量最多的，即是他對英國當代藝術的龐大收藏。赫斯特在年輕時即開始買進前輩包括理查德·漢密爾（Richard Hamilton）、約翰·霍伊蘭德（John Hoyland）的作品，以及同期藝術家的作品，如翠西·艾敏（Tracey Emin）、莎拉·盧卡斯（Sarah Lucas）、杰夫·昆斯（Jeff Koons）等人。

學生時期於金匠學院就讀時的赫斯特即顯露了成功策劃者的長才，他策劃了場集結一群藝術學生的聯展《冰凍》（Freeze），從命題、展覽文脈、展出藝術家、參與藏家至活動細節規劃皆獨自承攬。而在與薩奇合作的十多年間，他更時常前去薩奇畫廊佈展，即便在藝術造詣上的表現眾人評價不一，但若以「策展」的長才而言，赫斯特的優異策展能力，不論對自身的展覽以及後續的「職涯策展」，皆是空前的成功。成為美術館館長對赫斯特而言，是否如評論家所言，比起往年大膽挑戰觀眾與藝術市場的「離經叛道」，他變得「嚴肅了」？

新港街畫廊自2015年開幕以來，赫斯特鮮少以館長身份接受過任何媒體採訪，他的美術館始終保持低調，一如英國大部分的藝文機構，新港街畫廊不收取入場費，希望鼓勵年輕的藝術學生多次造訪；而在展覽規劃的部分，赫斯特採取單次「個展」的形式，並不會發布年度展出計劃，他也聲稱將不會展出自己的作品在新港街畫廊。《約翰·霍伊蘭德的發電廠繪畫1964-1982》（John Hoyland: Power Stations Paintings 1964-1982）為美術館開幕的首展。赫斯特認為霍伊蘭德作品的藝術價值遠高於市值，於是長期地在霍氏生前購藏作品，此展果不其然再次將鎂光燈移到霍伊蘭德上，赫斯特不但成功為新港街畫廊打了首場戰役，更以收藏家的身份為持有資產作了宣傳。此外，仔細觀察赫斯特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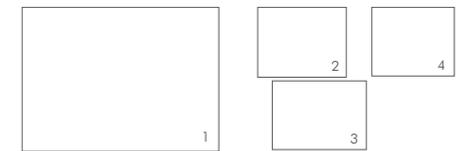
的同期當代藝術家，皆為1990年代隨著YBA風潮水漲船高的藝術明星，透過開設美術館，赫斯特不但能進而鞏固自身知名度及其作品熱度，更擁有撥弄持有收藏品市值的權限。這一次，赫斯特確實嚴肅了起來，踏入更大的棋局，自行運轉另一種更龐大、更長久的「機制」。

然而，赫斯特也同樣面臨一座美術館所需面對的「公共性」。到訪新港街畫廊的觀眾，多屬打扮獨步的文青和藝術科系學生，由於地處倫敦蘭貝斯（Lambeth）新興開發區，赫斯特的進駐縱然吸引了年輕化的店家進駐，也為當地住民帶來了警訊，例如時尚的咖啡館取代了傳統的洗衣店。另一個場景，緊鄰的「青年失業培訓慈善機構」不久前從附近搬遷至此地，因為舊址已因急遽地開發變成豪宅的計畫地，負擔不起房租的慈善組織公開呼籲，認為赫斯特拋磚引玉似的藝術計畫即將「加速」另一個「肖爾迪奇化」

（Shortification），如同倫敦肖爾迪奇街區般的改革復甦，雖然吸引了商業辦公室及商圈加入，卻因為連帶迅速發展的房市，讓原有的店家無法生存。一座城市的發展無可避免地不斷從圓心離散地開發，西環的東倫敦也即將面臨相同的改革與命運，只是，如今身為企業家和該地區主要藝術機構的負責人，赫斯特能否意識到即將拾起的社會責任，以及美術館面向多元觀眾的公共性、民主性，將是另一個值得持續關注及檢視的議題。

烏托邦的機構想像或抵抗

歷史上的藝術贊助者不僅能促進城市變遷、甚至影響歷史在文化的發展，從梅蒂奇家族、哈布斯堡王朝到如今的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等，他們的藝術收藏都形塑了現代美術館的風格。換言



新港街畫廊展場一隅，圖片來源：

1. Dan Colen - Improv - Photographed by Prudence Cumings Associates - Copyright Dan Colen and Victor Mara Ltd
2. Dan Colen G6 V02 - Photographed by Prudence Cumings Associates - Copyright by Dan Colen and Victor Mara Ltd
3. Dan Colen - Sweet Liberty Gallery 6 - Photographed by Prudence Cumings Associates - Copyright by Dan Colen and Victor Mara Ltd
4. Dan Colen - The Big Kahuna - Photographed by Prudence Cumings Associates - Copyright by Dan Colen and Victor Mara Ltd

之，整部西方藝術史可以說是收藏家們的「品味史」。從文藝復興時期起的藝術家，鮮少有機會能「主導」自己作品中的創意，青金石研磨出的群青藍為當時珍貴的顏料，只會被畫家用來塗抹至聖母的袍子上，出手闊綽的贊助人才有能力資助畫家使用其材料，如同威尼斯畫派畫家提香（Titian）在作品中潑出的整片藍天，除了藝術考究價值，更代表其背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支持。然而，普普藝術興起之後的藝術市場，達到過去百年未能及的熱度，意即「投資」的概念更勝於「收藏」。同時具有藝術家、收藏家及擁有機構經營者身份的人所在多有，然而，赫斯特從藝術家、收藏家至企業家的身份轉換過程，卻是本世紀當代藝術交易從高點退潮後，極難再複製的案例，他不僅撼動數百年來藝術家參與藝術史的角色，在藝術市場佔據一席之地，更「結盟」一票曾並肩在浪尖上的「戰友」藝術家們，

共同堆高一時代和風格的藝術價值，並透過美術館創立機制，將其挪移至具「赫斯特史觀」的「典範」（paradigm）和「審美」（connoisseurship）中，嘗試將藝術家的身份與資本主義分庭抗禮。然而，這究竟是屬於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史「原罪」的理想或抵抗？

¹ <https://news.artnet.com/exhibitions/damien-hirst-money-art-500810>

² <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2008/damien-hirst-beautiful-inside-my-head-forever.html>

³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5/oct/08/damien-hirst-newport-street-gallery-architecture-review-caruso-st-john>